

梦 魂

李伯屏

向你致敬！

非常感谢他。

也请你替我问他好，

向他致敬！

「好的好的。」

「成刚同志，你知道吗？」

「那面锦旗上的字是谁绣的？」

「不知道。是不绣的？」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是作者一生心血的宝贵结晶，艺术追求的最后奉献。

战场上血与火的考验，爱情中爱与仇的搏斗，荣誉和地位面前的名与利、生与死、恩与仇……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，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，种种坎坷曲折、复杂遭遇，不同的人生选择、不同的理想追求和个人命运。作品通过一辆坦克的五位战友，展现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。历史背景广阔，生活意蕴丰富，人物灵魂活现，富有现实意义。读来惊心动魄，动人心魄，给人颇多的思想启示和艺术教益。

责任编辑：于砚章 胡德培

封面设计：柳 泉

魂 梦

Hun Meng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332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4 $\frac{13}{16}$ 插页3

199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6,291

ISBN 7-02-001266-3/I·1169 定价7.30元



李伯屏(1931—1989)，湖南省新邵县人。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曾任守备师文化科长和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等职。1979年从部队转业，任青岛市文联《海鸥》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、主编及创作室主任。中国作协山东分会理事，青岛市作协副主席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黄海红哨》、中篇小说《兄弟俩》和短篇小说《在新任务面前》等。

沉甸甸的一颗心！

——李伯屏《魂梦》序

冯德培

DLB/07

我认识作家李伯屏，就是因为这部长篇小说——《魂梦》——的机缘。

为了《魂梦》这部小说，李伯屏呕心沥血，兢兢业业，付出了全部的感情，全部的才智，全部的精力。刚刚修改完最后一章，他就病倒了！从此，他再也没有离开病床，再也不能写作了！

他病倒、住院以后，给我们编辑室负责联系山东作家的于砚章同志来过一封信，说他原来准备到北京一趟，看看朋友，送来书稿，但现在不能来了。因此，他殷切希望我社有同志去山东时看看他这部小说。我就是此后不久专程去山东青岛见到他的。

那是1989年11月11日，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。在青岛市文联一位同志的陪同下，我去到湛山路一所疗养院里看望李伯屏。听人介绍，伯屏患的是胃癌，已属晚期，不能进食。病情是很危险的。我走进伯屏的病房时，他床边的架子上高高地挂着一个药瓶子，他正在卧床打点滴。当知道我是出版社的编辑，专程来看他，他顿时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。我问候他，关心他的身体状况，他便向我谈起他的生活，他的工作，他的经

历，谈得很多，谈得很动情，而有关病情却谈得很少。他身体非常瘦弱，面色十分苍白，但说话时竟常常情绪激昂，声调亦很兴奋。我们知道他的病情严重，他也知道自己患的是绝症，然而，他从不颓丧，从不悲观，他想得最多的是他的创作，是他这部长久萦绕心间的长篇小说——《魂梦》。

这部小说 时刻陪伴着他。他用一个精致的小手提箱，将九厚本小说原稿整整齐齐地放在里边。这个手提箱，就一直放在他的床头。

他让他的夫人范起凤和儿子李炎郑重地把小说原稿交给了我。

翻着一页一页钢笔书写、字迹工整、装订整齐的原稿，看着他瘦削、苍白的面容，想着他与我们谈话时兴奋、昂扬的神情，我心里不禁翻卷着一股热流，眼里不禁噙满了滚滚的泪珠……

我们走出病房，发现天正下着小雨。想到刚才的情景，我心灵里不禁一震：我为伯屏的精神震惊，为伯屏的深情感动，为伯屏的命运悲泣！

我抱着《魂梦》的原稿，手里觉得实在太沉、太沉……

我带着这部小说，回北京刚刚一个月——12月27日，他就不幸逝世！

为这部长篇小说，伯屏费尽了一生的心血。

1931年11月21日，他出生于湖南省新邵县。1947年10月参加革命以后，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。自五十年代开始，在文学创作的园地里，他写作了许多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，如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的短篇小说《在新任务面前》，曾被誉为反映部队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中篇小说《兄弟俩》（1957年被苏联红军杂志社翻译出版）。1973年，我社恢复工作不久，就出版了

由他执笔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黄海红哨》。现在看来，这部作品可能带有那个时期的印记。但是，当时编辑部的同志同作者一起反复磋商和亲密协作的工作热情，是值得怀念的。

《魂梦》这部长篇新作，是他几十年生活积累的成芽，是他几十年思想感情的升华，是他几十年人生命运的写照，是他几十年艺术探索的结晶。

他，在这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巍然挺立，光明磊落，正直无私；他，在这几十年的酸甜苦辣里不愧不作，坚韧不拔，奋发自强；他，在这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一丝不苟；他，在这几十年的艰苦跋涉里不舍昼夜，不懈追求，勇敢探索……他，一生虽然短促，但他的精神定将长留人间！

《魂梦》这部书就是最好的证明，最辉煌的纪念碑。书中人物对生活的爱恋，对事业的执著，对丑恶的憎恨，对理想的追求……几十年，犹如一瞬间。似梦？非梦？似现实？非现实？在魂梦牵绕中呈现出活生生的现实，在现实的摹写里闪动着似魂如梦的境况。小说里真实描绘出种种曲折的人物命运，种种复杂的人生况味，种种交错的恩恩怨仇，种种矛盾的思想情致，将长久地发人深思，长久地给人启示。

捧着这本书啊，我犹如捧着沉甸甸的一颗心！

1990年12月2日于北京

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

我是大半辈子已经入土的人，说不定哪一天就要去见马克思了。这也是红白喜事，势在必行。然而，我虽饱食终日，却忧心忡忡。咱忧国，又忧民，更忧的是人们的灵魂。

不是说人为万物之灵吗。然而，世界上最好的是人，最坏的也是人；世界上最伟大、最高尚的是人，最渺小、最卑鄙的也是人；世上最难做的还是人。

咱们五十年代是人帮人，六十年代是人整人，七十年代是各人顾各人。那么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呢？二零零零年代呢？这是我常说的一句怪话。我是军内外闻名的怪话篓子，人们都叫我老怪。办什么事，对什么人，我喜欢一针见血，一眼就想看透人的心。

我梦寐以求的是那颗晶莹灿烂的心。

啊，人哪！在人生的舞台上进进出出，顽强表演，一幕一幕地过去，最后一幕落下，新的序幕又拉开了。我在这人生的舞台上，扮演的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、可有可无的群众角色。但我所经历的那一幕，却是永志不忘的。



夜幕悄悄消逝，太阳好不容易从厚厚的乌云里拱了出来。

不老河敞开了胸怀，让那些碎冰残雪哗哗流去。

花云里，错落其间的塔松，都已抖落满身沉甸甸的积雪，挺起腰来，俨如荷枪实弹的哨兵，屹立在营房门前。

营房又开始沸腾起来，有了生气。大道上，官兵们衣着整齐，两个一伍，三个成行，迈着矫健的步伐，匆匆来去。军官家属们，更是军营情绪的温度计、寒暑表，她们毫不掩饰自己轻松、愉快的心情。她们穿着红红绿绿的节日盛装，左手领着挂冲锋枪的男孩儿，右手拉着抱洋娃娃的女孩儿，一路上说说笑笑，上街买东西去，走亲访友去。而在办公大楼里，指挥员们则不受外界任何喜怒哀乐的干扰。他们像经受一场持久的恶战，终于消灭了敌人，巩固了阵地，现在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，又安安稳稳地坐下来埋头工作了。

军营里，早晚有清脆悠扬的号声，饭前饭后有嘹亮而愉悦的歌声，操场上是振奋军心的杀声，坦克车场里是震天动地的马达声。靶场的日日夜夜，都有断断续续的枪声、炮声和爆炸声。

今天早晨，还不到八点，司令部门前就马达隆隆，喇叭声声。停车场上，大大小小的包车、大卡、中卡、吉普车和摩托车，正在穿梭般调度，各入其位。会议室的门前，战友们的心情，犹如国庆之夜的焰火，一团团一簇簇，迸发出五彩缤纷的喜悦的光彩。

装甲兵部队十几年来第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，就要在这里召开了。

负责这次会议的副参谋长陈天乐，从停车场检查到会议室，又从会议室检查到门前各个哨位。他觉得一切都安排就绪了，刚想去休息室抽支烟，不料一只大巴掌从背后袭来：

“老怪！你往哪儿跑？”

闻其声就知其人，陈天乐猛转身抱住他，“‘大头’！我的蔡大头！”

这两个老战友还没来得及亲热一番，忽听得又一声亲切的呼唤：“闪开！‘大炮’轰过来啦！”

三个老战友你一巴掌我一拳，嘻嘻哈哈地抱作一团。

周大炮问道：“成刚哩？咱们的‘小白脸’成刚呢？”

“是呀，他怎么还没有来？”经过一场暴风骤雨之后，蔡大头比任何时候都更敬佩成刚，想念成刚。他急巴巴地问陈天乐：“老怪，你是不是忘了通知成刚啦？”

“忘了你蔡大头，也忘不了他小白脸！”

一辆吉普在他们身边刹住车，野战医院院长孟慧玲和医院政治委员路宝玮跳下车来。三个老战友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，一拥而上。

“孟大姐，你好！”

“路大姐，你好！”

两位大姐惊喜不已，一边“好好好”地应和着，一边上上下下打量他们，好像二十年的事就发生在眼前。他们望着、想着，禁不住眼睛发潮：

“咱们又胜利会师了！”

“是啊，又胜利会师了！”

两位大姐的目光也在人群中寻找着：“成刚呢？”

三个老战友也都说：“是呀，成刚也该来了。”

二十多年前，在炮火连天的抗美援朝战场上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部队里，涌现出了一辆我军有史以来最为传奇的英雄坦克——“555”号坦克。这辆坦克上的五个乘员，共同战斗，勇

敢加技术，先后击毁了美七师十五辆坦克，创造了单车作战胜利的新纪录。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记集体特等功，并授予“英雄坦克”的光荣称号。同时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，授予“555”号坦克以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坦克”称号，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。

按着坦克部队领导机关的规定：凡是在战场上击毁敌人一辆坦克者，即在该功勋坦克的炮塔上喷上红色五星一枚，以示荣誉。而“555”号坦克雄伟的炮塔上，已经喷上了五枚一组、左中右共三组绯红的五星。有趣的是，广大指战员由于由衷地赞誉他们在战斗中勇如猛虎，又由于“555”字与“虎”的字音相近，就干脆爱称他们为“虎虎虎”号坦克。

军区装甲兵的副参谋长、喜欢讲怪话的陈天乐陈老怪，就是当年“虎虎虎”号坦克的无线电员；那位叫“蔡大头”的，官名蔡传荣，是“虎虎虎”号坦克的装填手；刚才自称“大炮”的，是因为他性格粗犷、耿直，说起话来动不动就“放炮”轰，又因为他的名字叫周太保，“太保”二字也与“大炮”二字字音相近，因而战友们都叫他周大炮了。周太保的官名，只有在部队的文件上才偶尔露面。他就是“虎虎虎”号坦克的驾驶员。

现在，人们都在盼望和寻找的成刚，刚分配到“555”号坦克当乘员时，人们一见他白白净净一身书生气的模样儿，就送他个雅号叫“小白脸”。他就是二十多年前“虎虎虎”号英雄坦克的炮长，而今刚刚从死囚里冲出来。

成刚终于来了。

他一下车就发现了战友们，急急地扑了过来。

战友们迎上去，喊起来：“成刚！”

“我的老战友！大家都好吧？可把我想苦啦！孟大姐，你好！”

徐副司令员好吧？路大姐，你好！钟主任的身体好吧？”成刚兴奋地一一握手问候。

孟慧玲问：“成刚，你的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完全恢复过来了。”

路宝玮问：“你女儿的病？……”

“好多啦。”

两位老大姐问着想着，想起过去那些事，想起成刚的家，想起他从死亡线上冲杀出来的情景，不觉两眼又潮湿了。然而，毕竟是久经沙场考验的女战士，孟慧玲很快就从忧伤的心境中解脱出来，说道：

“这下你们可好了，‘虎虎虎’号坦克的老乘员大团圆啦！”

“哦，老大姐，”陈老怪忙说，“严格地说，还不能说大团圆，因为还有一位现在还没有到哪。”

“噢！你们的车长张忠才。”孟慧玲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。

好像传染似的，人们的笑容也都不见了，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。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又回到了每个人的心头，人们似乎又一次尝到了酸甜苦辣的滋味。

人都说，十年浩劫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我倒以为它有一个大利：就是让咱们的脑袋瓜儿较比清醒些了，聪明些了，再不像过去穿开裆裤似的，那么天真、愚昧，头脑简单了。

记得欧洲有句谚语：“灵魂的衣服是穿在平时的行动上。”

我愿提醒人们，还是回过头去，看看每个人那些深深浅浅、歪歪正正脚印吧。

二

一九五〇年的冬天。

在坦克十九师三十七团的营房里，战斗的气氛简直白热化了，赴朝作战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。

司令部的指挥员们，正在研究制订各种作战方案：坦克单车作战、坑道作战、配合步兵协同作战，还有坦克直接射击、间接射击的战斗方案。指挥员对坦克部队作战的要求是：开得动，打得准，联得上。坦克兵不像步兵。步兵肩膀一扛，抬腿就走。这三、四十吨重的铁家伙，屁股一扭，再好的公路也要给你扭出个大坑来。坦克部队行起军来，前不见头，后不着尾，轰轰隆隆，几十里长的国防公路都在发抖。因此，行军方案的研究也非常重要。各种坦克、火炮、车辆和战斗装备的运输，要做到万无一失。

后勤部的人员，车上车下，忙得屁股后面直冒烟。领发和补充各种枪支、弹药，准备坦克伪装网和火炮炮衣等各种战斗装备，还有防化学武器、防细菌战的各種器具。每个战斗成员必须携带三个月的压缩饼干，它像一小块块木头片似的，战士们不时地悄悄吃一块尝尝滋味。那各种各样的肉类、蔬菜类、水果类的罐头，南京的板鸭，金华的火腿，馋得战士们直咽口水。

政治处家里没有人，全都下连队了。他们分头分组深入基层，了解各个连队的政治思想情况和战斗情绪。他们特别重视对全体指战员政治情况的掌握。各级党委和支部，根据上级党

委对参战人员严格的政治条件和要求,进行了认真地排队摸底,检查有没有政治问题,就是在战场上有没有可能出现泄露军事机密、怕死、逃亡、投降以及投敌叛国的问题。

坦克三十七团政治处仅有的两位女军官:青年干事慕春花和宣传股见习宣教干事梅红一路同行,正一个连一个连地收集和编写好人好事稿、请战书和挑战书,准备交给团广播站广播。这时,她们正向车场走去。

车场里,坦克兵们正在对坦克和其它车辆进行大检查、大维修。隆隆的马达声,擦坦克大炮筒的号子声,拆洗机关枪的铿锵声,抡起大铁锤砸履带板的叮咛声,滚柴油桶的嘭嘭声,组成了一首紧张、愉快的劳动的交响诗。

她们一进车场大门,就见“555”号坦克炮颈高扬,浑身闪着油晃晃的光,俨如一头盘踞的雄狮。坦克手们正在车里车外忙得不可开交。炮长成刚在坦克里面检查大炮的高低机和方向机;车长张忠才在保养潜望镜;驾驶员周太保在一桶柴油前拆洗空气滤清器;装填手蔡传荣擦拭坦克穿甲弹;无线电员陈天乐保养无线电机。他们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,保养好坦克,保证坦克处于优良战斗状态,随时投入战斗。

当好一名坦克手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,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强度都很大。一辆坦克上大大小小好几万个零件,从机械原理到技术操作到机械维修,你都要摸得个滚瓜烂熟。他们跟空军不一样,飞机驾驶员从天上落下地来,就把飞机交给地勤人员保养维修去了。坦克手不管技术战术、保养维修,都得管。就像五口之家,由这个家全承包了。甭说别的,拉一下操纵杆,就得有六十公斤以上的臂力。战斗一天下来,每个乘员少不了得掉两三斤肉。前些天,搞了一次步坦协同作战演习。有几位

步兵老大哥的师长、团长围着坦克转悠了一阵，对坦克团的徐团长发开了议论，说你们坦克连为什么吃得那么好？咱步兵连的伙食可是清水熬白菜，难道对付这玩艺儿还要花那么大的劲？徐国安笑了笑，没有言语。他们说的也是，坦克连队的伙食费是一个小灶加一个大灶的钱。就是吃上这个档次，也还是入不敷出。徐国安微笑着邀请他们坐进坦克试巴试巴。他们高兴得七手八脚爬进了坦克。砰砰两声，关了天门盖和驾驶窗，坦克呼一声猛蹶了一下屁股，轰隆隆跑开了。坦克里面黑咕隆咚，外面什么都看不见，又闷又憋气。一股难闻的柴油味直冲鼻子，一阵阵的颠簸，弄得胃里的东西直往上翻腾。坦克冲过堑壕，越过炸弹坑，又爬上了陡峭的山坡，他们就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大声叫唤起来：“好啦好啦！停车！快停车！受不了啦！”坦克立刻停下，打开了车窗。他们艰难地爬了出来，弄了一身油泥，有的还蹲在地上哇哇地吐开了。有位不愿意戴坦克帽的师长，后脑勺上撞了个大包。还有位体质弱的团长浑身冒虚汗，被人从驾驶窗口把他拉了出来。这下子他们可心服口服了，笑道：“你们顿顿吃天鹅肉咱也没意见啦！”

坦克手们正在忙活，忽听陈天乐发开了口令：“成刚，注意观察，正前方！”

大伙儿当是车辆检查团来了，都伸起脖子一齐向正前方望去，见是政治处的慕春花和梅红轻袅袅地走过来了，坦克手们不禁笑了起来。

“成刚，快下车！”车长张忠才以命令的口吻喊道。

成刚应声打开天门盖，纵身跃出，跳下车来。他见梅红就站在眼前，一时间措手不及，愣愣地朝慕春花举起油晃晃的手敬礼，“报告慕干事，有什么任务？”

慕春花见他满脸油泥，一身工作服闪着油光，忍不住咯咯咯笑了，“瞧你这个大花脸！”

梅红抿着嘴没敢笑出声来，她趁人们只管嘻嘻哈哈笑作一团、不大注意的时刻，以深情的目光急切地盯了成刚一眼，发出无声的信息。她多么希望成刚也能看她一眼啊。部队很快就要开赴前线打仗去了，她有多少心里话要对他说啊！该找个机会，约个地方好好谈谈了。在这样的场合，她只能用眼睛说话：她有要紧的事找他。

可是成刚却像根木头矗在那儿，目不斜视，似乎他身边压根儿就没有梅红这个人。然而在他的内心里，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梅红的一切：她那藏在军帽下的一头短短的秀发，白白净净、清清秀秀的脸庞，婷婷玉立的身影，从整洁的军装里渗透出来的她身上特有的那股清香气息。他还真真切切感受到，梅红那急切而深情的目光，悄悄在他身上抚摸着。这目光就像她那柔弱的小拳头，在他身上急巴巴地捶打着。他理解她的心。但是，现在大敌当前、大战在即啊，怎么能想这个呢！梅红是他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，两个人一起报名参加抗美援朝，来到机械化的装甲兵部队。这两个大学生，偏偏又是一男一女，成了人人注视的“大目标”。一时间身前身后，嘁嘁喳喳，议论纷纷。成刚一生最向往的，就是穿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，不是开飞机，就得开坦克，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去，为保卫祖国出力！如今一切如愿以偿了，怎么能在思想上有丝毫的涣散呢？怎么能谈些卿卿我我、甜甜蜜蜜的事呢？况且按部队规定，他不够谈这个的条件。退一步说，就是够条件，当前也不是时候啊。尽管他俩在学校里就有了恋爱关系，可来到部队就得按部队的纪律办事了，再不能眉来眼去的了。而且眼下有慕春花在场，她是团政

治处冯主任的夫人，要是让她有了什么感觉，汇报给团首长，那不是要严重地影响我们政治上的进步吗！……

慕春花见成刚像是不认识梅红似的，觉得很有意思。这些知识分子就是爱虚荣加虚伪，还故意在人面前装模作样。慕春花决意趁机来个火力侦察：

“成刚，你最要好的——老同学来了，怎么都不招呼一声，你也太不热情啦！”

“是！”成刚举手敬礼，“报告梅干事，对不起！”

这个场面，弄得梅红怪不好意思的。

慕春花开心大笑。但她毕竟是个女人，不想让梅红太难堪了，就赶紧转移了话题：“张车长，快把你们的好人好事稿交给我们吧。”

“好人好事有的是！”张忠才脱口而出，“我们全车乘员都是好样的。”

慕春花一听就明白了，“这么说你们的表扬稿还没有写呀！”

张忠才搔着头皮，嘿嘿笑着说：“我的好慕干事，哪有时间呢！”

“别给我打马虎眼，你们守着个大学生，还写不出小小豆腐块的表扬稿来？”

“对对对！”张忠才知道成刚和梅红的心情，决定给他们创造个机会，让他俩见缝插针地说上几句知心话儿，便顺水推舟地说道：“多亏咱慕干事提醒，我这就叫成刚写，让梅干事当场坐镇，帮咱具体指点指点。怎么样，慕干事？”

“行。梅干事你盯着他，不拿到稿子不撤兵。”慕春花走了。

张忠才赶紧向发愣的成刚使使眼色，示意他抓紧这千金难买的良机，赶快找个背静的地方和梅红边写稿边好好谈谈。

哪知喝了一肚子墨水的成刚真是笨得出奇，他顺手拖过来一只炮弹箱，抓起一块擦车布擦了擦，就想让梅红坐下，就地写表扬稿。

“嘿！……”张忠才急得把脑袋瓜摇成了拨浪鼓儿，盯着成刚又狠狠使了使眼色。

陈天乐、周太保和蔡传荣都一齐向他示意：快和梅红离开这儿，找个背静的地方去。

成刚终于明白了战友们的好意，一股热流涌上了心头。但他觉得那样不好，便朝大家笑了笑，扔掉了粘满油泥的擦车布，同梅红一起坐了下来。

张忠才以为他还没明白过来，气得狠劲“唉”了一声，飞身跳进了炮塔。

陈天乐也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，“我从南京到北京，没见过这号大学生！”

“白喝了一肚子的墨水！”周太保也轰了他一炮，只顾拆洗空气滤清器去了。

好在车场上劳动的交响乐太激越，不是大声喊叫的话，梅红是听不着的。她微笑着坐了下来，掏出笔记本，准备记录。

成刚一五一十地说开了：“我们‘555’号坦克在保养车辆中，表现最突出的是车长张忠才，还有驾驶员周太保、无线电员陈天乐也都很好，当然还有装填手蔡传荣……”

梅红听了，内心直发笑。他今天怎么了，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了，就建议道：“时间来不及了，你就动笔写吧。我等着你。”

成刚连声答应着，走到墙报布跟前，从布袋里掏出钢笔和稿纸来，蹲在梅红旁边就写了起来。

梅红这才舒展了一口气，抓紧时机在笔记本上写下几行字